

意犹未尽

年轻是最核心竞争力——星空论坛之建筑行业发展趋势与人才核心竞争力侧记

■李涵文

在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势下,建筑行业经历过十多年高速发展后步调放缓。土木工程与建筑、城市规划这些同济王牌专业毕业生如今也面临一定的就业压力。未来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将走向何方?什么样的人更符合新常态下的行业发展要求?日前,在土木工程学院“星空论坛”上,沈祖炎院士、陈以一教授、丁洁民教授及绿地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费军先生,与350余名学子一起,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土建行业发展必将向绿色土建、新型工业化及信息化模式转型,而掌握土木、建筑、管理、信息等学科知识储备、同时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更能适应未来行业的发展。

绿色土建引领行业趋势。“我国的建筑寿命是30年,美国的是74年,而英国是132年。”相比发达国家,我们更在乎速度快和短期经济效益。沈祖炎院士在ppt中展示,2014年全

国水泥产量是24.7亿吨,为世界总产量的59%,消耗的石灰石是24.7亿吨,水14.8亿吨,砂子是49.4亿吨。目前我国建筑行业还是粗放式发展,耗能高而产出低、严重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问题十分突出。“到了下决心发展绿色土建的时候了。绿色是现阶段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建筑是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坚持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保,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沈院士还批评了当下很多建筑设计的求异或保守,“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的求异设计,与功能毫无关系,也是对资源的浪费。”他指出绿色土建工程发展,应包含材料、理念、施工技术和装备的开发。材料包含高性能混凝土和高性能钢材,都可以实现工厂化批量化生产,并且可以重复再利用的。

BIM有望引起建筑工业化第四次革命。一个工程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常常因为设计方没有实现业主方的原意或者设计方与施工方出现的具

体问题的矛盾而中止,大家组织起来讨论设计变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然而,这种碰撞协调必须等到问题发生之后才能解决么?那么前期的建设方案被推到重来是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呢?这种浪费怎么解决?

沈院士指出,BIM是一种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通过分享这个模型,可以实现该设施从建设到拆除的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在项目的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方通过在BIM中插入、提取、更新和修改信息,进而协同作业。这个模型的运用可以把“问题发生之后才来解决”变成提前预知和信息化管理,从而大大避免了人力和各方资源的浪费。

他进而表示,BIM是建筑业管理方式升级换代的重要方式,如果和工业化建造有机结合,功能将会出现质的变化,甚至可以引起建筑工业化的第四次革命。

适度焦虑感下的人生修炼。面对

当下建筑行业,绩点高成绩好成为领域内的专才,职场就能应付自如了吗?几位导师不约而同地避开专业,选择从人生修炼的角度跟同学聊起了就业和职场。

陈以一常务副校长帮助大家分析了同济土木人的优势和不足,他讲到:“经过学习形成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是够开放,能否容纳新的观念和思想?”“严谨细致做工程的态度是同济人‘横扫天下’的不二法宝,但是否解决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思维冲突?”“在当下已经变化的形势下,是否还保持着经济高速成长长期对行业成长的期待惯性?”

他继而提出要进行“适度焦虑下的人生修炼”,对行业前景的担忧要适度,同时要不断提升自我,永远不要放弃当下。视野方面要宽阔些,培养多种兴趣爱好,不要太受专业的限制;保持职业的韧度很重要,但是也要有做事的热度,生活和事业的热情;做事要有执着度的同时需培养容忍度,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同时要注意站位的高度与做事的踏实度之间的巧妙平衡。他鼓励同学们趁年轻去尝试,不拘泥现有教条与规则,勇于试错,“年轻才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以职业化精神对待工作,“一堆珍珠固然光彩,但能够把珍珠串起来变成珍珠项链需要智慧。”作为院长,丁洁民

更愿意从企业主的角度来分析当下作为同济土木人才所需的素质。他把知识比喻成珍珠,而串好的珍珠项链则更具有市场价值,鼓励同学“用知识和感悟把已有的珍珠串起来,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他希望同学们以职业化精神来对待工作,正确分开岗位和生活中“我”的差异,并分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职业个性,即技术创新与人格魅力。“个人的价值来源于付出,不是索取。”

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费军是同济校友,此次回母校与学子们分享的除了行业趋势更包含很多人生感悟。他首先分析了当下房地产业由野蛮生长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的事实,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房地产业由过去追求速度与规模发展到注重质量和效益。但房地产业始终是国名经济排位前三的行业,即使发展放缓也是充满机会。他通过自身成长的经历的分享提醒即将进入职场的毕业生要端正工作态度,其次要重视细节,不要让细节打败自己。

几位导师都提到了土建行业的国际化问题,中国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精通多种语言和专业的复合化人才,沈院士寄语土木专业同学将个人的兴趣和长处与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战略的需求相结合,持之以恒必有所获。(同济大学)

世相百态

“朋友”伴我一路行

■叶基馥文

在我六十年人生的道路上,我要感谢我结识的所有朋友。我要感谢中小学结识的朋友,是他们陪伴我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去,一起到校外春游、做游戏,享受童年的快乐,度过短暂的三年中学生活。我要感谢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是他们陪伴我在社会上一起摔打摸爬,一起经受风浪考验,并在迷惘时指点迷津。然而,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位有着“书香”雅号的“朋友”。她教我做人的道理,助我前行的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她,就是我钟爱的书籍。

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读课外书籍。那时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清晨去菜场排队买菜,买菜回来生炉子烧菜烧饭。我时常边烧着饭,边去客堂间翻阅《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书籍,看得我如痴如醉。有一次,我在翻看《林海雪原》这本书时,被里面描写的少剑波与护士白茹相互产生情感的情节所吸引,直到一股焦味从灶头间飘来,这才猛然想起灶头间还烧着饭呢。外婆为此给我起了个“书槌头”的绰号,虽然带有贬义,但我欣然接受,毕竟还带有一个“书”字。

中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农场工作。在我的行李中除了衣被、蚊帐等生活用品,还有《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当红的书籍和《子夜》、《巴黎圣母院》等几本“禁书”。是这些书籍,填补了我离开父母后的空寂生活,陪伴我走过一段蹉跎的岁月。我阅读着这一本本的书籍,脑海中跳出了也想当文学家的念头,于是拿起笔来向报刊投稿。虽然屡遭退稿的境遇,但也取得不小的收获,自己当上了农场广播站和《上海农垦报》的通讯员,每当写的通讯稿广播或刊登出来,颇有一种成就感。

1983年年初,当我“顶替”回城离开农场时,把破旧的衣被、蚊帐和脸盆、热水瓶等物品全丢在了农场,带回来的是整整一箱子书籍。许多书籍是“文革”结束后冲破禁区重新出版的,有《重放的鲜花》等曾遭到批判的中国文学书籍,也有《复活》、

《安娜·卡列尼娜》等曾被扔进火堆燃烧的外国文学书籍。回城的第二年,区委、区政府决定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一批机关干部,这是“文革”后首次向社会招聘。那次语文笔试,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一篇作文。也许是我的“朋友”平常对我的时时灌输和点拨,我一口气写完这篇可能是改变我命运的作文。我被录取了,我感谢我的这位“朋友”。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我担任街道党委秘书后,我与“朋友”的感情日益加深,“朋友”也给我取之不尽的“宝藏”。我向《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投稿,投出的稿子终于变成了铅字。虽然我最终没有成为文学家,但每次翻阅我剪下来的见报文章,心里是甜滋滋的。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妻子对我的“朋友”也产生了感情。结婚后,由于住房紧张,有一段时间我的许多书籍都被藏放在箱子里、抽屉内,没有一点“露脸”的地方。搬进新公房后有了书橱,妻子便取出藏了多年的书籍,用抹布一本本细细地擦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放进书橱内,还不忘在书橱内放置几颗防虫丸。

2010年我家在浦江镇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实现了我要书房的愿望。房子装修完毕,妻子用她平时运物品的小推车,把我的书籍一本一本装上车,推到地铁8号线市光路站,到联航路下车,再推20分钟到达新房。就这样,她冒着酷暑当了一个星期的“运输员”,把我的书籍全部安全运到我的书房内。从此,我的“朋友”总算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许多哲人都对书籍有过众多的赞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我说书籍是我的忠实“朋友”。在我退休以后的生活中,不会跳舞也不会打牌打麻将的我,书籍将继续一路陪伴我。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悬空寺 ■杜晓荣

岁月悠悠

军工路煤场码头

■邱伟坚文

我应该算1971年初初中毕业生,但这一届学生一直捱到1972年底才分配,所以后来就称72届了。那时分配工作现在听起来蛮好白相的,有人拿看电影来打比方,说是“老师发票子,家长领票子,学生坐位子”。长子要为阿弟阿妹做榜样,所以我就被分到安徽农场。这天天气倒蛮好,杨浦区的学生到阿拉中学集合后一道乘车,要送行的则要乘公交车去码头。

老清早阿拉就到了学堂,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穿的都是蛮登样的行头:上身蓝卡其布罩衫,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脚浪下是咖啡色尼龙袜子、黑帆布帮白塑料底的松紧鞋,随

手拎一只印有外白渡桥及上海字样的知青,全部是在闸北发电厂边上的军工路煤码头乘船出发。公交车子停在小马路上,看到近码头的马路上已经人山人海,反正勿是走的就是送的人,进入码头大门,眼门前就是一条现在讲的警戒线人墙,站着一排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上海民兵,他们身后是一座座连片的圆锥状大煤堆。送行的亲人到此只能止步。一个四十出头的民兵过来问:是啥人去?我一边讲是我,一边拿粉红色的上山下乡乘船证递上。他一把拿过我手里的

旅行袋,就拉上我胳膊朝里头走。警戒线后头是跟它垂直的两排民兵组成的长天人墙,大约莫有百把米深,全部站着,表情复杂地看着走过来的知青。走在我前头的是个1.50米多点的女生,一边回头张望一边还不停地抽泣,当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水时,一边民兵中有个女青年,眼圈跟着也红了。

一直到进了船舱放好行李,心里才稍微平静些。男生是坐五等舱硬座,上头的女生们是两个人一只四等舱的床铺。其中好几个人靠在栏杆上,对着码头正一声高一声低哭得厉害,洒落下的眼泪滴到底下甲板男生的头顶,只好又别转身回到五等舱里。因为以后要在一个农场,一打招呼就自来熟:“依是啥个中学的?”“我是控江的,你们呢?”建设中学、扬州中学、本溪中学……

直捱到1978年底,从军工路煤场码头出发的我们终于又回归上海。